

### 劉天擎賀新春



#### 福年春好

福犬送福送吉祥  
年年如意年年旺  
春滿大地處處香  
好運天降人安康

#### 福氣滿滿

福犬旺旺梅花香  
氣壯山河國運昌  
滿門都是福壽祥  
滿眼春色入眼忙

#### 福人吉瑞

福犬吠日春日暖  
人慶福年精神爽  
吉祥如意財運旺  
瑞氣滿身家家歡

### 元宵佳節話偷青

偷青，是元宵佳節難以忘記的往事，是兒時過年最為期盼的美好時光。元宵一過，意味着熱鬧開闔的新年戛然而止，所以每次偷青過後，總是一番意猶未盡，對年味仍舊充滿着一絲絲無形的眷戀。

偷青，顧名思義，與“青”有關，而“青”則指的是青色的蔬菜。記得小時候，白菜、青菜、小蔥蒜苗、豌豆尖等小菜總是栽滿了每戶鄉親們的菜園子，嬌嫩欲滴的一片片，甚是惹人喜愛。元宵節前夕，村莊里的小夥伴們總會挨家挨戶悄悄無聲息地“搜索”起來，以選擇好最好的菜地作為偷青對象。

元宵之夜，舞龍舞獅的鼓點進入尾聲，夜，漸漸靜了下來，小夥伴們按照預定的計劃各就各位，偷青準時開始。趁着蟬翼般透明的月色，一名小夥伴隱蔽在風口處放哨，我和其他夥伴們牽着手，學着偷偷摸摸的樣子，全力屏住呼吸半蹲式前進靠近那塊向往中的菜地。大家快速分散後，蹲在菜叢中，快速地摘取一些上好的菜品後，又沿着老路輕手輕腳地返回，整個過程一般不超過五分鐘，總是怕被主人發現。

記得有一年，我和小夥伴們看好的一片豌豆尖與眾不同，鬱鬱蔥蔥十分茂盛，竟然長得一人多高，那是隔壁二叔家的。二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“愛串門”，都想看元宵之夜他肯定又到哪裡看熱鬧去了。

那晚，我們來到了那片菜地，剛準備下手，菜地中央突然傳來幾聲輕輕的咳嗽聲，嚇得我們趕快往回跑。慌里慌張中，頭上戴的帽子掉在了地裡也沒敢來得及回去找。憑着自己的直覺和夥伴們的判斷，那是二叔在元宵節守地，肯定發現了我們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二叔竟然給我們家摘來了一小籃子新鮮的豌豆尖，聲稱給我吃，並將撿到的帽子悄悄放在了櫃檯上。聽二叔講，原來，他家那片長得高高的豌豆尖是試種的最新豌豆品種，是專門栽種來結豌豆賣錢的，不能掐尖的。在隔壁門縫里聽着二叔和母親的對話，我一陣愧疚，暗自慶幸二叔的咳嗽制止

了我一次釀成大錯的偷青。

偷青的對象雖然都是田土里的農作物，然而歷來卻有着獨有的寓意，偷到“菜”，寓意“財”；偷到葱，寓意“聰明”；偷到蒜，寓意“會算數”，如此種種，往往讓偷青富有了更加神秘的色彩。

“哥哥嫂嫂你別吵，青菜白菜我來討（摘），他一把來我一抱，稀飯吃得呵呵笑……”兒時，菜偷到手了，我們懷揣着無比的喜悅，一路唱着童謠回家。

在某個夥伴家里，我們按照事先的分工，有的洗菜，有的淘米，有的燒火……將白菜洗淨，細細地切成碎片，和着大米熬起一大鍋稀飯，一邊攪拌一邊玩耍。一直到夜半三更，稀飯煮熟了，一人吃一兩碗，各自才在大人的呼喊聲中回家。

其實，民間廣泛流傳一些關於偷青的說法，偷與被偷都會帶來新年的好運。那時，我們會去偷別家的菜，也希望自家的菜被別人偷，就是圖個好玩和吉利，粘粘新年的喜氣。因此，元宵偷青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偷，偷菜的數量也並不多，就算是種菜的主人碰見了，也最多就是裝作咳嗽幾聲，不會破口大罵更不會下地逮人。

後來，隨着時代的變遷，偷青也為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們打開一扇約會之窗，成為了鄉下農村人的“情人節”。元宵之夜，他們通常會利用這樣的大好機會，在盡情偷青之餘，與心儀的對象表白自己的愛慕之情。

就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偷青之夜，我和一位女孩也在村口的一棵棗樹下情投意合地牽手，月夜下也立下了懵懂的樹誓海盟。如今，下地偷菜的已不再是棗樹下牽手的我們，而是我們的下一代。古老的習俗，仍舊在每年的元宵之夜上演和傳承。

相隔數十載，偷青永遠藏在兒時的記憶里。

作者 張藝：四川省瀘州市關口淡思學校



### 心酸的扶貧

過年了，報社要我寫一篇精準扶貧的成果報道。剛好我有一位朋友老張在機關任職，參與了扶貧工作，今日要去扶貧對象家中送溫暖，我就搭乘他的便車一起去採訪。

老張的扶貧對象是一名六十歲的老太太，住在鄉下一間破敗孤獨的小房子里，旁邊有一片薄薄的菜地，屋前養著幾只小雞。

今天的天氣不錯，出了點冬日難得的小暖陽。我們到達的時候，老太太正坐在門口曬太陽。看見我們的車在屋前停下來，老太太眼中閃出驚喜的目光。但看清走下車來的是我們兩人，目光中又不由流露出一絲失望神色。

“大娘，過年好啊！政府派我們來看望你老人家啦！”老張熱情地大聲說，一面把車里的油米肉等過年禮物拿下來。

“謝謝政府，謝謝政府！還帶東西來，干啥呢，我又不缺。”老太太腳步急急的過來迎接。“收著吧，這是政府對你們老年人的關心，一點小心意。”

我幫著老張把一應東西提進屋去，出來之後，我們兩人站在冬天的暖陽里跟老太太聊天。

老張介紹老太太說，大娘可了不起了，早年喪夫，之後一直守寡，含辛茹苦，養大獨生兒子，供他上學，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畢業，然後讀研考博，現在兒子在美國留學呢，真是一名偉大的母親啊！

我聽了對老太太升出一股敬意，這樣的母親，的確夠偉大！

老太太聽了我們這麼一說，臉上頓時笑得像一顆核桃。

我不由問：“兒子今年會回來看望你老人

家嗎？”

老太太一聽人說起這事，更是高興了，一張臉像是核桃裂開了縫，說：“肯定會回來的。前兩年還回來過一次，給了我美國錢呢。”說著從兜里摸出一張一百元美元給我們看，已經被老太太天天反覆撫摸，票面相當的陳舊了。

看得出来，老太太對兒子的思念，全都寄托在這張百元美元上面了。

“放心吧，大娘，你兒子過年會回來看您的。”老張滿臉笑容，肯定地說，“等你兒子回到身邊，你就不孤單了，生活就好起來了！”

老太太聽得眉開眼笑，我不失時機的抓拍照片。

我們待了大約一個小時，其間多是老張跟老太太拉家常，說關心話。告別之後，我們上車，老太太還對我們依依不捨。

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，說：“這老太太有兒子，不是孤寡老人，好像不符合政府的扶貧條件吧？”

老張嘆了口氣，說：“當然不符合，我是看大娘可憐，自己掏錢買的，然後借政府的名義送過去。”

我頓時奇怪又不解了：“她兒子那麼有出息，現在美國留學，苦是苦點，但學成歸來，回到母親身邊，一切都好起來的。有什麼可憐的？”

“你不知道啊，”老張搖頭說，“她的兒子，早已經在美國拿了綠卡，去了美國定居，把老娘丟在國內不顧啊！”

冬日的小暖陽從車窗照進來，臉上暖融融的，但我的心底卻是一片寒意。

扭頭看看後面，老太太還站在那裡，癡癡地盯著我們這輛遠去的車子。

作者 譚文春：四川華筵市作協會員，有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故事散見國內外報刊雜誌。

大門口幾個孩子從地上撿土坭拉朝一個滿臉污垢，衣衫破爛的人扔去。口里嚷道：“瘋子，打你個瘋子。”

“快住手，都給我滾回去。”陳婆婆從屋里出來，忙制止。

“他是個瘋子。”

“他是瘋子，他也是人。”陳婆婆對孩子們訓斥道。

陳婆婆返身從家里拿了一瓶礦泉水給那個蓬頭垢面的人。

那人接過礦泉水，一邊飲一邊走到公路邊，坐在大樹下。

陳婆婆跟過去，對那人說：“你就到這里，中午我給你送飯來。”

那人朝陳婆婆看了看，眼里有光閃閃。

中午，陳婆婆將做好的菜，分出一部份，準備給那人送去。兒子說：“媽，你也太慈善了吧，我們都還沒有吃呢。等我們吃完了，你給他點剩湯剩水就行了。”

“你說混賬話，要是那個人是你媽我呢？”

兒子無語。每天吃飯的時候，那人都會準時出現在

大樹下，陳婆婆也會準時將可口的飯菜和水送到他手里。

忽然有一日，那人沒有出現。陳婆婆站在公路上心急地兩頭望：“跑哪去了呢，肚子不知道餓嗎？”

三天後，一輛白色的小車突然停在陳婆婆的家門口。從車上下來一位西裝革履，英俊瀟灑的帥哥和兩個肩扛攝像機的小伙。

“大娘，您好！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您每天給我送飯送水的那個‘瘋子’。”

陳婆婆睜大眼睛看著帥哥，高興的

道：“你好啦，好了就好。”

“我本來就不是‘瘋子’。我們是在做一檔‘人間自有真愛在’的節目。”

“你瘋了。”陳婆婆臉色變得陰沉。

“大娘，我真沒有瘋。”

“你沒有瘋，你為什麼要騙我？老娘一生最討厭騙子。”陳婆婆怒氣冲天，轉身進屋關上了大門。 2018-2-11 于金邊

作者 譚貴珍：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楊園才林街萬科明苑

### 憤怒的陳婆婆

### 猪兜粿

圓乎乎白白淨淨的一小砣，前面還有一點點小小的突起，傻乎乎的活像一個小豬，這粿粿也就得了一個好聽的名字，豬兜粿。

豬兜粿看起來傻傻的，可吃起來味道可不錯喲。又細又嫩，又甜又香，一口下去滿口穿，那軟綿綿舒舒的感覺，真是一道人間美味。再加上里面肉質的內餡兒，一口咬開，味道噴進鼻來，香，真香。

豬兜粿進到嘴里好吃，製作起來可是麻煩又講究的，十好幾道工序，沒有三兩年的手藝，那是不行的，做出來比豬氣還難聞。

那粿粿米料可得選優質的米麵。米麵的配方都是有一套的。飯米（又叫粳米）和酒米（又叫糯米）的搭配，那得靠經驗。飯米多了，蒸出來的豬兜粿又硬又澀，下不了口，還堵塞喉嚨，不要說賣錢了，就是請人吃都沒得人嘗。酒米多了呢，蒸出來的豬兜粿是亮湯貨，稀爛的，上不了筷子進不了嘴，夾不起來，怎麼個吃法呢？飯米與酒米按照兩分的比例配製，那是最好不過了。米呢，那可得選好喲。帶灰的帶霉的帶石子的都不行。米質差，豬兜粿一蒸出來，那可就不是白白淨淨的了，而是黃泥巴樣子，看了不是讓人吞口水而是讓人吐口水。

石道場是一個大山里的小鎮子，那里的

豬兜粿卻是山里山外香。

石道場順着山間小溪左右兩邊各有一條街道呈平行狀分布。石道場中間一條上百年的青石板大路沿東西通向遠方。出場口不遠，大路兩邊兩排石頭像豬兜粿一樣排列着。傳說，那是一個道人趕着石頭去遠方的磨刀溪修橋的。道人很有些道法，趕石頭就像趕肥豬兒一樣順利。未曾想，被一過路的老漢兒說了一句閒話。那老漢兒說：你趕的就不是肥豬兒，就是石頭。一語破了道人的天機，那道人再也趕不動石頭了。那些石頭就像豬兒一樣並排着丟在了道路的兩邊。石道場就得了這個好聽的名字。

石道場的那些像豬兒一樣的石頭是個傳說，可那里的豬兜粿可不是個傳說。

那條小鎮古街子上，走不上七八步，就是一家賣豬兜粿的店子。一個竈頭，五六隔蒸籠，一架老石磨，里面是三四張八仙桌，聞着豬兜粿的香走進去。來了，幾位？請桌子上就

坐，隨着老闆或老闆娘幾聲能破了天梁子的招呼聲，那豬兜粿就上了桌，放開嘴巴敞開肚皮地整吧。整着整着，老闆還笑嬉嬉地喊上一句：進了石道場，豬兜粿沒整夠，那是不能走的。聽了，更是讓你嘴巴里的豬兜粿吃起來味道實足。



張三娘的豬兜粿，那在石道場更是一絕。張三娘做豬兜粿的手藝，那是祖輩傳下來的。張三娘的老祖祖（也就是奶奶的媽）那在石道場就是靠做豬兜粿維持着一家人的生活。早年，縣太爺辦公差路過石道場，大魚大肉不吃，那到店里吃豬兜粿是少不了的。現在張三娘家里還留着縣太爺吃豬兜粿後興起時親手提字的牌匾呢，那可是金字招牌。張三娘的豬兜粿那在石道場也真是金字招牌。那米，產自回龍壩的上等好米，不施化肥農藥，變毒變黑的，還有石子雜粒，全都清除得干乾淨淨。那水，是場口上老黃梅樹下百年老井里的泉水。每天雞還剛叫頭遍呢，一家人就得起來，白手

套白圍腰白上衣地穿着整齊才能幹活兒，就是那蒸籠里蒸豬兜粿的蒸籠布，都是一天清洗三遍，白白淨淨的。張三娘的豬兜粿一出籠，皮兒是白亮亮的，能反着光。肉餡呢，三餡肉顆顆，伴着蔥椒花生芝麻粒兒，在大鐵鍋里炒香了才能包進豬兜粿里。炒糊了炒壞了的，一律倒了喂豬。張三娘的豬兜粿透亮的一眼能看見里面的肉餡，看了就想吃，吃了還想吃。

石道場也是上百年的老鎮子，風雨來回，人來人往，那里豬兜粿店不知多少老闆關了門倒了閉改了行，張三娘的豬兜粿店吃客依然絡繹不絕，生意和那門前的竈台火一樣旺盛。

多少次試想，在城市與塵世之外，在小鎮與流水之上，一步走進張三娘的豬兜粿店。一小籠豬兜粿，一小盤子泡菜，一碗飄着熱氣的骨頭湯，輕鬆坐在一張八仙桌前，除去人世間的恩怨情仇、金錢與物欲流動的霓虹以及愛與被愛的糾纏，物我兩忘，一口豬兜粿下去，那該是仙人般的生活。豬兜粿進了嘴，肚子里飽了足了，再信步在小鎮、小街、小橋、小溪上走走，人生的快意也大不過如此了。

一籠豬兜粿，一個小鎮的記憶，百年，也許千年，總在記憶的深處恆久留香。

作者 周天紅：四川省瀘州市城鄉規劃管理局